



勉菴集
十一

共二十三

~16
2374
11



和
2374
23-11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日錄
記



川上齋記

月明精舍記

天安全氏忠孝旌閭記

終慕亭移建記

靜修堂記

廉孝子旌閭記

漆原尹氏孝烈旌閭記

梅窩記

經學齋記

知守齋記

鄭氏忠義堂記

卞氏三綱旌閭記

忠義堂記

崇陽精舍記

白洞祠設壇記

觀湖亭記

松溪亭記

柳氏二女旌閭記

張孝子旌閭記

孝烈婦田氏旌閭記

雲谷講堂記

吳孝子兩世旌閭記

白巖雙溪樓重修記

歸厚齋記

觀瀾亭重建記

三友堂記

紫谷記

永思齋記

景義堂記

湖山亭記

竹林堂重建記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記

川上齋記

慕聖人慕其德也慕之至者不惟慕其德而已並慕其躬居之地不惟慕其地而已並慕其地名之相似如水原之闕里黃州之白鹿洞海州之首陽山何嘗有伯夷孔朱之迹也特因其名之似而慕之耳是以祠而祀之不知者乃或疑之然自朝廷間巷至後世之君子不惟不加貶辭乃褒崇景仰之如不及者慕聖人之心無上下遠近也安陰之西有尼丘山又有



龜陰坪姜斯文永封閔諫議致殷慕其名之似也就其傍構小屋奉孔子像下為堂為鄉秀肄業之所命曰川上齋蓋取諸子在川上之義而有水環其堂者道川故也或曰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欲學聖人者但求諸其書而性情聲氣皆可想見夫何必繪七分虔祠廟而後可哉余曰是固也然常人之情非感非畏非激鮮能以有為也清朝肅敬拜謁聖廟已油油然有興感之思矣及退而整丌讀書果然聖言之倍覺親切其聳動警覺感之功也將為善如見聖人之喜將為惡如聞聖人之責有所不敢

怠有所不敢慢其恐懼忌憚畏之功也念墜諸之杳茫痛世俗之紛挐天主禪佛彌蒲域中而惟此一間聖廟草樹寂寞若何而不為彼邪所勝若何而能為吾道之光朝夕靡懈憂深思遠其奮發振厲激之功也由是觀之廟之有益於學不其大矣乎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如天地之不可名如江河之不可測如鬼神之不可模狀然學之有次第行之有條理皆不外乎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惟和之明行之篤則聖人之道我亦可學矣苟不能如是而徒以拜謁進退為慕聖誦習句讀為學聖而已焉則一片尼丘適足為

聖人之累而立廟作堂不過爲觀聽之具矣豈不重
可懼也哉斯文與諫議君踔乎里諭余爲記余辭不
獲遂書之如此云

月明精舍記

咸平有金氏諸賢構廬於月明山下扁曰月明精舍
遺其門秀士錫煥問記於余余觀人家堂額多因以
山水名號但曰山吾取其高而已水吾取其深而已
執吾已然之迹而無自強之實則山水不負人而人
之負山水者多矣諸賢其勉之哉夫月日之對也明
暗之反也日月相推而明生明暗相資而歲成以之

根柢樞紐者太極也其於人亦然靜動之本也感寂
之發也動靜無端寂感相承而以之主宰運用者天
君也太極爲天下萬物之本天君爲一身萬事之主
其理一也本自真實而無妄虛明而洞澈固無古今
內外遠近貴賤之別故晦翁詩曰恭惟千載心秋月
照寒水但月則有形可見可知心本無迹難見難知
而氣稟物欲從以拘蔽則於是乎體不得中用失其
宜而三綱淪萬事墮精舍之月雖曰貞明吾之方寸
長夜黑寧久矣君子所以顧名思義俛焉孳孳者良
以是也錫煥曰謹聞命遂書此歸之以替見月之思

天安全氏忠孝旌閭記

靈巖郡西三十里里曰嚴吉天安全氏菟裘也在昔
穆陵朝有縣監夢星從戎在壬丁之亂竟死於王事
其弟宣傳官夢台奉親逃難盡為子職前後喪泣血
柴毀於是乎一門忠孝著聞于世其始終梗槩遺事
及墓刻詳焉 肅廟乙丑郡中章甫謂如二公之卓
節至行而不可無祭祀之舉立祠俎豆道伯 啓聞
上嘉其忠特 贈縣監為兵曹叅議以臨亂抗義為
國捐生八字褒之逮至今 上丁亥後孫行均等
駕前上言該曹覆 啓加 贈叅議為兵曹叅判

贈宣傳為兵曹叅議並 命旌閭公私哀榮可謂備
至矣顧家國多難烏頭赤脚未遑營建今年戊戌始
克經始一間雙楔輝映鄉邦役既訖後孫奎三洪均
問記於不佞不佞竊感先王典式尚有存者而天理
人心不隨時而亾矣蓋人有是身則必有五倫而五
倫之中君親為大是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彛者
也惟其拘於前者有稟賦之不齊蔽於後者有物欲
之多歧以至心有所不正理有所不明事有所不實
而人道入於禽獸禮樂淪於糞壤何如其孝也何如
其忠也噫今距二公之世數百年矣遺風餘韻尚有

可徵而要其大致則不過洞然於形氣性命輕重大
小之別而不為利害得失所亂故當搶攘急遽之際
其心紕理得事無不燠而忠孝大節有補於風化者
有如此猗歟盛矣靈為南土下邑紱冕之興遜於都
畿全氏多力田自給而既繁既熾往往有秀而文者
又能合志同力不忘其所由生紹述闡揚無復餘憾
尤見其福履之未艾也目今世級陵夷汨陳五常之
慘禍大變又非壬丁兵燹之比則其或奮然特起樹
節行顯家邦用扶一線陽脉者安知不復出於全氏
之門乎遂書其顛末俾歸而刻之

終慕亭移建記

大舜終身慕父母而後人視為柯則於墓室齋舍柱
顏楣額往往以永思永慕等字為茶飯例飾而其曰
終慕者故孝子尹公周喆之所獨也蓋聞公年才十
三遭父喪請于伯兄曰墓地無遠家室俾朝夕瞻掃
誠願也果得善地而且近焉既葬日再哀省不以風
雨或廢制闕上墓便哭同張南軒故事四十年如一
日滿室圖書一塵不到角巾道服嘯咏自適以終其
身人到今誦之是則公之餘事雖未知淺深踈密如
何其小心洞屬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之始終

梗槩可推而知也亭舊在月陽山下中圯而墟曾孫
恒植甫晚而好學念切堂構就其居第右側重建棟
宇額因舊貫一則曰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庶幾
其晨夕瞻仰髣髴薰多免於異言之浸潤而不負帝
畀之衷也二則曰子孫族黨隣社羣居肄業誦讀不
可無取而亦不可使後生新進無觀法慕效之地也
因是而竊有所感焉人之有生舉皆有不能自己之
本心其德曰仁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實衆善之
首百行之原君子所以存之者此也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此也及其世教日乖西禍滔天而倫紀塗地

則親父母如路人被緇削髮死不奔喪者有之符同
逆豎無他端而起復從事者有之甚至犯逆 國母
毀形 至尊而倖追顯戮者有之矣若此輩類傷其
身而忘其親者久矣非只爲公之罪人曾禽獸不若
而夷狄之所不容尤何擇焉當是時也居終慕之室
而不知興感反省可乎反省當如之何終慕公之耶
居一泉一石猶夫古也所讀之書一字一句猶夫古
也所尊之性所由之道初無古今賢愚之別不離日
用至近之地有不朏朏之斯得之矣尹氏勉乎哉

靜修堂記

文川郡東三十里有社曰明湖寬閒塹塹形勝具焉
鄉秀士某某新構一屋於其中與村秀才子將朝夕
於古人爲己之學役旣訖問所以名者余惟天地之
化靜爲動主人亦象之雖百工賤執事惟性靜者可
以淡泊况於求仁爲己任重道遠者乎故武侯之言
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又曰非靜無以成學又按管
子有言昔者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父教其子兄
勉其弟一以孝義忠敬少而習之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是則不惟進修節度之爲然抑居住遊息之不能

無資於靜者如此蓋衆人未嘗不具動靜之理而常
失之動以至情熾性鑿而利害相攻則人極不立而
去禽獸不遠矣重以世降道晦人心陷溺士士之風
已矣無聞商商之俗禍極滔天四境之內無往非滅
倫亂常無父無君之教者其故何也亦不過曰與物
俱往不能守靜之致也得非慷慨而太息者歟然則
當如之何夫北方幽岐故都也先王之疆土典章猶
夫古也先王之衣冠文物猶夫古也先王所尊之性
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古今賢愚之別先王所由之道
近在日用至近之地亦非高遠難行之事則入病不

北與不為耳苟使居是堂者早孳暮惕老而率壯壯
而率幼從事於學聚問辨存養省察之間而勉勉相
續本之以靜毅然自拔於洪流奔波之中則其於世
教豈云少補主事者鄭載和諸人也遂名曰靜修堂
因記其說如右

廉孝子旌閭記

蓋自多難以來 王靈不振禮樂淪於糞壤人類化
為禽獸忠孝仁義之說為世忌諱者幾年于茲矣寶
城郡東四十里里曰王坪其中烏頭赤脚望之穹然
者故孝子 贈司憲府監察廉公在漢之門也公孝

友警敏著在襁齡九歲母夫人病且喪露禱膏糞饋
奠哭泣依如老成人為者繼母李氏病淹床席證甚
難治醫云惟斃可效公朮諸冰雪中試之得效鄉里
為之感歎性嗜書自經史至百家子集皆所貫通發
為文辭類精深富贍人多誦傳其用功最濶於尚書
一部每夜必誦念不懈雖值有事或逆旅中亦如之
此則又聖人所訓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也夫人之
事親養志為先口體次之若公可謂先立乎其大者
其餘雖略可也噫之旅也雖屬於一家私事而使往
來人士咨嗟指點咸知先王舊章尚有餘存於寬閒

寂寞之濱而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則人各親其親
長其長而杜國家撥亂反治之政亦不無少補矣噫
是豈可與俗人道哉

漆原尹氏孝烈旌閭記

今上二十五年戊子 命旌陝川郡故成均進士
尹公尚義暨夫人鄭氏曰孝子烈女之門一閭雙椽
鄉邦輝映噫靈芝醴泉果有根源且觀一羽而識鳳
凰之全體者其理然也謹按尹氏漆原望族 宣廟
朝漆溪君憲敏公卓然策勳漆坪君忠莊公慶
元殉節壬辰是其九世若八世子賤之為君亦有自

來矣公性質純慤其所致力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
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一如古孝子為者事親之始
終盡矣夫人善養舅姑夙夜無怠及值城崩子孫在
前年且耆艾特待其卒襄絕粒食九日而從容就殉
此則讀書談道義者所難容易而夫人能之不亦賢
乎蓋三綱五常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秉彝也今當
蹄跡交橫倫綱斁絕之日載胥及溺不遑暇恤而朝
廷取以能眷眷褒錄不作第二義者豈偶然哉蓋
欲使為人子為人妻者有所嚮慕感激興起其孝烈
之良心而有補於世教之萬一非獨以私於尹氏之

子孫而已也然則述事揭楮不但為後承紹述闡明之地亦使往來人士讀其文論其世有以知先王典章尚有餘存不隨手泯滅者誠不可已也孝子之孫淳學千里蹣跚問記於不佞一見知其為法家善士不敢以老病辭

梅窩記

粵若 明陵末年有上舍生梅窩鄭公文章學識冠絕士類居泮十餘年不窺戶外專心誦讀惟論語一部不及其他泮中號為鄭論語家在咸平月岳山下蒔梅種竹甘樂衡泌扁其居曰梅窩此其家籍所傳

也五世孫經源懼久而無徵也請一言記實余喟而曰夫陳述世德乃賢子孫之事也而朝無百年之家自先賢已歎之久而愈追者曷又多得今君聿追先懿堂構於百年之外謀及於千里之遠其志可謂篤矣其事可謂勤矣余於是烏得無一言夫梅植物之一與眾草木無以異也然肇於炎帝之經載之說命之篇召南之詩其取義也類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茲曷故焉人所以立於天地之間而參為三才者非以四肢百體之形聲色臭味之欲也誠以仁孝忠敬之實道義命討之顯得於天而具於心不可一日

而不諱且明焉故聖人之道大則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小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所不備而以
言其朶仁爲已涵養德性之次第節目則又莫如論
語一書之約而盡者是則所謂平生受用盡在此書
者可見公造詣大槩而其所傳之咳唾遺響雖零
言短句如崑山片玉愈小愈貴尤以見重內輕外尚
質不文之一端也後之人觀感於斯而興起學習以
滋其心志孝悌以實其德行遣馳競之情祛鄙吝之
意蔚然有廉貪立懦之效則公之遠德懿行雖難可
詳而其介然有守垂裕後昆之大義則未始不出於

此矣君其勉之哉

經學齋記

咸興府北七十里有洞曰西商泉石鮮潔雲林寥廓
蔚爲勝境宜乎碩人之所考槃也韓君晦善前寢即
序教從父子也劬經服禮望著士林嘗因一鄉講會
倡言于衆曰吾輩雖生長遐裔無所馭爲抑非五百
載化育中一物乎值茲板蕩扶綱常以尊朝廷講聖
賢以正士習嚴條約以敦民俗各在當人之身莫非
吾分內事宜其別建堂宇以爲羣居誦讀之地不可
已也始役於戊戌仲春不數月而功告訖涼榭燠室

東西對峙中爲講堂近北一架揭虔孔夫子影幀配
以朱宋兩先生揜而名之曰經學齋旣因李君英教
以來請曰願有記也竊惟我東自殷師以來俗尚禮
義至于本朝儒學之盛浸淫乎洙泗洛達一自洋
氛東侵一番換出他士大夫心腸肆然乎卑堯舜而
侮孔朱矣何等是聖人何等是經學尚置諸筮籬而
不遇焚坑則幸矣於此時而一區咸興有經學齋詩
云風雨淒淒鷄鳴喈喈莊子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
蹙然而喜何其乎北士之起余懷也其能不厭不怠
專一從事則推已及物以至于一省一國而爲天下

陽復之基本者將拭目而待之矣嗚呼北士勉旃詩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豈有
古今遠近之殊哉若夫用工節次聖訓昭然齋居風
物之盛吟咏者之自得並不論著云

知守齋記

黃伯憲商山書室淵齋宋祭酒命名知守青城老人
爲之記其言曰天下事皆有兩面天非陰陽不能以
造始地非柔剛不能以代終人非仁義不能以成務
是則學問路逕不兩面做去如車輪鳥翼而罷立大
本行達道者未之有也故聖人有知及仁守之訓知

之如何不過曰學聚問辨尋箇是處而已守之如何
戒懼謹獨為善去惡而已然其所以能知能守亦惟
曰敬而已矣和不以敬則意緒怱怱無以察糾紛微
奧之致守不以敬則怠惰放弛無以致涵養義理之
實言必有教也動必有則也晝必有為也宵必有得
也存之養之不間瞬息也此先民之知守所以本之
在敬而吾與子之所宜夙夜從事也夫

鄭氏忠義堂記

咸平縣北幾里村曰高亭羅州鄭氏菟裘也其先有
壬辰戰亡者五人愛竹軒鷹愛松軒鴻高亭縉從李

忠武公殉節於露梁月菴民秀松溪繪從重峯趙先
生殉節於錦山並體魄失就先塋內潔淨地壇墀以
祭之者垂數百年後孫等從而架數椽於其下為里
社羣公子姓宗族肄業講讀之地揭額曰忠義堂盖
所以遙追先懿傳守勿替之義也鄭君遇植鎔兌要
不佞以一言記之竊惟天地大矣而人乃一縷在
其中形孰小焉古今遠矣而人乃一瞬於其間時孰
近焉形雖小矣而有參天地而並立者焉時雖近矣
而有貫古今而不朽者焉是盖有不待形而立不與
死而亡者天地也古今也苟求其所以然則與人之所

以為人者又豈有大小久近之可言也哉古人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者欲以全夫此而已然民之鮮能久矣間世一值尚云其罕今羅州氏一門內或兄而弟或叔而姪以至三從並五忠出於有服何其壯也桂林無別枝玉山多層峯其信矣乎噫古之為忠也主賊相抗而其事實易今之為忠也主賊同心而無下手處將知之何惟服吾服讀吾書洗心柱脚寧可終身而見廢不可循俗而苟同不負先王之教父祖之業是亦忠義中一大關棧也請以是為之記

卞氏三綱旌閭記

天叙有倫其綱三臣為君曰忠子為父曰孝妻為夫曰烈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從違順逆一身之吉凶善惡家國天下之盛衰治亂關焉此先王所以兢兢業業樹風教厲世俗者然也今 上壬辰以宣廟去幽之五周甲於當時死事諸臣各有示意之典又因晉州儒生河尚鎬等上言加 贈故忠臣卞延壽為兵曹判書孝子卞豈為左承旨申 命綽楔承旨配烈婦金氏以次及焉一間三旌鄉邦增色蓋在壬辰之役 乘輿蒙塵 廟社失守安危存亡迫在呼吸當是時雖位公卿談道義自許以軍國大任

者類審於利害巧為趨避而越視秦齊者踵相接也
卞公獨以草野隸輩能倡率義旅因屬李忠武管下
永澄唐浦之戰屢立奇功未乃眾寡不敵鄰援四絕
委身於蛇豕鋒鏑之衝而至死無悔者其事已偉矣
况在脚下為子而罵敵致命為婦而絕粒殉身皆言
足聽聞槩而論之夫豈有所為而為哉特以君臣父
子夫婦之大經大義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不為私
智計較取搖奪耳倘有好古君子攷世尚論則其將
續編於小學三綱之錄而垂諸無窮不亦壯歟旋在
晉州良田里若其事實顛末詳載宋淵齋所述神道

碑茲不疊床特書其感乎中者如右請文者後孫義
洙相叙其名

忠義堂記

月城南二十里而近村曰佳巖慶州氏菴裘也故貞
武崔先生旋間及廟室在焉就其西五架而堂額以
忠義者嗣孫海日燕居之所也主人為其徒名而無
記實也屬余一言以尾之噫子之先德名山藏之興
地載焉古今詞翰家揄揚叙述備無餘蘊此而敢贅
非愚則妄顧所告則有之蓋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
是心則有是經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塞乎天地

而有餘準諸四海而不窮所謂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秉彝也宜若人皆可能世皆恒治而但氣拘而措欲牽而蕩其不混淑慝而倒朔南者幾希矣若貞武先生之危忠大節固已軒天地炳日月不可尚已而考其所由則致力於戎慎恐懼之地專門於授受講磨之場敦孝悌之政嚴辭受之節謹出處之宜一言一動不容放過者有以致之非一時偶然而襲取之此尤不可不知也况今萬國斂食主勢孤危國步艱險又非若壬辰去豳南漢痛哭之可比也使先生而在者其哀慟迫切當如何哉在後人地只當師其

心尊其道進而在朝則諱難進易退之義退而在野則篤親上死長之心不為風氣習俗所誘引妨奪則斯不亦善之又善者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主人其勉旃

崇陽精舍記

東方雖僻處天下之一隅而肇自殷師出來以祖舜司徒之教教而治之則五倫始叙而夷變為夏矣我朝立國講明服習不越乎堯舜文武之政孔曾思孟之道典章文物甲乙中華世遠澤微漸不如古其在今日道義文獻將朶諸草野巖穴而京師大都莫敢

望焉豈天運地靈迭為反覆而然歟蓋亦存乎人焉
咸陽郡北三十里山曰道崇山之陽雲林窈廓溪石
鮮潔宜其為士君子嘉遯勝境故上舍鄭公煥忠蓋
嘗經營藏修而未遑其孫承宣君泰鉉思存以顯揚
早占仕籍青紫輪轂可平步以就及朝廷不幸有變
於夷之大更張則輒浩然卷退續遂初之賦賡衡泌
之章劬經服禮樂而忘其憂因就其地大家商量經
之營之堂宇焉涼榭燠室左右相值書籍焉經史子
集大略具備以至師生饋廩賓友濟接並井井有條
理所以為承先裕後之計者至矣又問夫士皆商商

無依據標則之地則謂道義有生所同書籍天下公
物不可作一人一家私也遂舉而屬之士林而已不
與焉噫誠盛事也今與後之人苟能因此而奮發振
興讀聖賢之書講聖賢之道沉潛積累而有得焉則
內自一心一身以至日用彞倫其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庶幾有一班之窺而亦可以不負今日眷眷之意
矣若其不然而徒將好題目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
則朱先生所謂滿車兵戈美去美來濟得甚事者尤
不可不念也安君奎鎮訪至窮廬三宿娓娓道其事
甚悉余聞而壯之曰此異日陽復之漸也因記其事

如右

白洞祠設壇記

文君秉大炳斗訪余至定山山中致以其門中父老之言曰鄙鄉舊有白洞祠享我先祖友谷白艸堂磊村三先生中罹大運剝廬剪棠殆近數十年矣皓天之復不可望也在後嗣子孫宜其有一副權宜屈中私伸之道而古事無可據將若之何余起而言曰噫昔我先王崇儒重道大而書院小則鄉祠聽其修舉無或廢墜所以為維係人心扶持國脉之基本田地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天不悔禍好事作倘一舉而撤

皇廟再舉而罷書院鄉祠則三綱淪矣九法斲矣無怪其反覆相因為夷狄禽獸之歸也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間有惻怛好古之士不忍於斯文世教之無地可寓而以愛禮存羊之義於毀院舊址封土為壇籩豆單酌歲一私薦如朱先生滄洲精舍釋奠儀已例者於南於北畧有其人此則雖曰禮之變者苟變而合於理則亦可以不失其正矣蓋祀典之所由始本於天理出於人心決於聖人之口故曰羣言淆則折諸聖當茲變境無所適從者試求諸天理以察其順與不順求諸人心以驗其安與不安求諸聖賢之

言以觀其合與不合三者得矣則斯判然矣其或曰
不由 朝令私自擅便有涉僭汰云爾則是壹鬱情
事終無可伸之日未知其必然也謹以是對又錄其
說以待尚論者折衷

觀湖亭記

亭在長興府北四十里山自帝巖以來逶迤磅礴獅
巖鷹峯鎮於東長江大野環其南形勝具焉噫觀水
有術水之可觀者非一而必於湖者其意何居焉豈
不以濁河之睨壁而取其清乎淺坳之膠盃而取其
深乎又豈不以貪泉之懷金而取其可以比冰玉之

明潔者乎弱水之沉芥而取其可以泛萬斛之大艣
者乎竊嘗聞之天生萬物人爲其秀方寸之心虛靈
洞徹五性具焉七情出焉如鑑不塵如水未波此乃
至實之理至顯之命至清而不污至恬而不危者也
惟其人之方生氣質拘之於前及其既生物欲混之
於後所謂濁河也淺坳也貪泉也弱水也凡四者之
類皆是已一或汨焉而辨之不早淘之未精則昔之
清者日淪於污濁昔之恬者日入於墊溺而不可救
矣况今洋瀾滔天灑灑白馬不足以喻其險危雖欲
正枕辭維縱其所如其可得歟吾於是知石亭處士

鄭公再煥之賢也因江山樓臺之盛而寓貽謨燕翼之義於名言之表者决非鶩遠循外者所能吾欲表而出之若其界至風烟經始重建之歲月起止主人已言之此不復云

松溪亭記

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述愿之言歷叙遇於世與不遇者之事雖一歸之命而其取舍之意可見至其未特提奔走僥倖者而斷之則益較然矣夫務聲名者常困於韉鎖慕閑適者每病於湮沒二者之不得兼亦其理與勢然也即二者而論之其顯晦升沉奚啻

雲泥之懸哉而若較其勞逸而乘除之則彼熱中鶩外鍾漏乎奔忙者孰與棲遲衡泌泄泄十畝之間也興城東十里溪山清曠雲林邃密高氏菟裘也故松溪翁升鎮隱居行義涵泳於詩書藝文茶飯焉孝友忠信一簞一瓢樂以忘憂視世之得失榮辱不啻若太空浮雲嘗謂人生斯世難保者晚節易間者工程而寓物遣興亦是士君子一事乃就松林之下溪水之上構數椽涼榭扁以松溪二字講論于斯寢興於斯觴咏於斯其詩曰獨秀大冬知節義奔流滄海見工程所以勵歲寒之節篤日新之工而散煩悶舒幽

惰者將終身而有餘雖盤谷之無不足莫以尚焉而
清高灑落殆過之吾知翁之賢由人數等非拘儒俗
士所能望其藩牆也遂追記其實如此以副其嗣孫
所相之請

柳氏二女旌閭記

奉天寶氏草野生長遇亂潔身其事甚微朱先生大
書特書載小學編中蓋亦衰世之意竊嘗以是而恥
之我東則文化氏二女殆其儔也而其衛父一事又
寶氏之所無也父部將洪曾祖府使澗六世祖左議
政曼殊世居晉陽西元堂里 穆陵壬辰之役父為

賊所執兄弟姊妹冒刃翼蔽賊見二女姿色絕異戢
刃注視迫令前去二女遂目其二兄負父脫去已而
度父行已遠遂潔身致命事聞于 朝並蒙旌表曠
迹其始終可範俗而有餘矣矧今通同貨色之說盈
天下天下靡然尚之而民彛將盡則若二女者如何
不備錄無遺十分贊揚載諸三綱行實等書俾開來
裔眼目於無窮也旌在三嘉治南十里北巖之下
崇禎三甲午今 上戊戌即其移建與重修日月也
來請記者部將公後孫榮根其名也

張孝子旌閭記

嗚呼此故孝子 贈童蒙教官張公濤之閭也張氏
其先出自中國粵若太師諱貞弼與權幸奎宣平二
太師佐麗朝統合三韓民到今稱之歷侍郎儒僕射
延佑興山君機中即將英繕工監正合至壺村諱儼
律已清嚴事親至誠有鯁魚童蓼之感應公其傷下
玄孫子賤之爲君子有自來矣公天性至孝奉養偏
母日事漁樵甘旨未嘗乏柔色婉容恒務得其歡心
母年隆篤偶以甌醬爲灰汁也取弊襪煩擗之公慮
母或自覺而傷昏耄也戒家人慎勿言藏其甌於別
處自食之者數年又一日母見公飯少之曰兒出未

歸何不多與飯仍取瀟器盛其飯加以他飯實之及
歸與之食之公下匙箸如常至飽而止又仍其器置
其餘少頃復盡食之慰其母曰兒腹果然矣噫世之
言孝者未始不以斷指割股水鯉雪筭爲究竟題目
而至其以父母心爲心視穢物穢器如菽粟常用殆
徃牒所不載當時所未見宜士傳民誦達於聽卑之
天而蒙旌表之典也嗣是而爲其脚下者苟能繼述
心法不求人知而求爲可知不求諸外而求之於內
征邁式穀夙夜靡懈則爲方興未艾之地而孝德不
食之受報者詎可量耶旌在南原府西二十里時山

坊葛吉里請文者濤說淳權其五世孫也

孝烈婦田氏旌閭記

嗚呼此孝烈婦孺人田氏之閭也謹按田氏其先潭陽人松潭先生有秋九世孫在家已以孝敬聞及筭歸金海金錫禹事舅姑孝奉祭祀敬為隣里宗族所稱獎去壬午十一月夫柩族人琮基非其罪而有結怨事至被束縛又將告官其母謂臨年不忍見子之被刑戮也我當先爾而死即自投深淵賴即救援幾絕僅蘇田氏乃自語於心曰夫之生死即母命耶關捐我一縷以代夫命庶其為兩全之道也潛就彼隻

卷舍自經致命事聞巡營題旨內不念膝下三歲之幼腹中八朔之胎而暗地捐生念其情則人可涕也語其烈則天必鑑矣今若加罪其夫施刑官庭則哀彼泉下田氏之魂豈可曰替其夫償其命乎錫禹即為放送壬辰六月 啓聞旌表噫他人之烈烈而止耳烈而兼孝田氏之所獨也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當此天地閉塞蹄跡交橫之日倫綱二字屬柁笆籬邊物久矣而綽楔之典徃徃相聞於僻壤遐陬絕遠之地者尤以見不死之人心而常存之天理也旌在長興治北防筭內請文者金君錫龜其名

雲谷講堂記

東方自殷師以降道學節義文章之盛莫如本朝
至若三者之鍾萃一門爲百世爲善之勸者又莫如
善山氏蓋當麗運告訖我朝受命而仁人義士不
可苟容則白巖籠巖之爲無愧與西山夷齊東海魯
連匹美而并肩矣江湖畢齋淵源於家庭私淑於圃
隱一傳而爲寒暄再傳而爲靜菴靜菴之後羣儒輩
出道學彬彬使三韓一域爲文獻大邦伊誰之功也
肆列聖酬報士林尊奉節惠易名恩綸頻繁尚
義孤竹洛峯禮林廟享相望有舉無替則其所以爲

扶持國脉維係人心之本者可謂至矣彼以計功謀
利之私偏猜駁雜之見謂祖宗不足法義理不足論
人言不足恤舉一國忠賢俎豆而容易掃蕩者其亦
不仁也哉湖南之高敞山名紫陽里號新安而洞曰
雲谷者卽四先生安享舊址而水地廢荒垂三十年
後孫等相與言曰不可使吾先祖洋洋陟降之靈終
於壹鬱而不伸又不可使先父兄剏建至意歸之泯
滅而無傳也乃建碑封壇歲一薦享如朱先生滄洲
祠已例又修葺其燼餘講舍爲子孫宗黨肄業之所
旣遣門秀士九鉉錫斗屬余一言以記實噫世級愈

降人心無常類為勢利物累之所障蔽異端鬼教之所浸淫吾道日就潰裂狂瀾終至滔天而莫之或救者政以學問節義為世大禁而仡仡從事不越乎貨利氣欲之中耳其能食舊德砥礪澡淬不失法家典型如金氏者抑有幾人使四先生英靈而在者其將曰使吾道不墜於地者爾等善述之力也默佑陰隲抑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自茲以往毋恃其所能而益勉其所不及使名實相副本末交資則可庶幾乎主事者台容錫孝秦鳳壙

吳孝子兩世旌閭記

當子即位三十年癸巳海西儒生朴昌淵等上言海州故 贈童蒙教官吳始樑及其子璉孝行卓異乞降旌閭之典事事下議曹覆 啓依 允於是吳氏之孝聞一國謹按其辭曰始樑年八歲遭父喪與兄同處室室顏色之憾哭泣之哀儼若成人及塋朝夕上墓號哭幾絕其母疾革血指灌口其子璉訥言敏行人稱才德事親務得歡心遭外艱殯窆盡誠身不辭衰經口不近腥膻三年如一日其母病欲生魚時值隆冬致冰鮒之感此其大畧也蓋人生有心其德曰仁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乃衆善之首百行之

源或之斯得行則必達若其人皆可能而父不得傳
於子孫不得受於祖者非只生質之不齊也亦教化
風俗有移易耳矧今夷狄猖獗蹄跡交橫人倫入於
污濁禮樂淪於糞壤率天下而為無父無君之歸者
乎是則父孝子孝世述無替如高敞氏者信其有全
於天顯民彝之本體而不負我列聖培養之澤也
綽楔既具門少年國東丐余一言以記實余謂宗族
稱孝聖人謂斯已孝矣進而至於鄉邦稱之朝廷信
之而天旌降焉則有本者固如是復何待區區筆
舌惟自茲以往繼承無怠蓄穫不休致謹於岐徑播

尊專精乎詩書講習而有以壁立於頽波懷襄之中
則其庶幾乎因記其說如右

白巖雙溪樓重修記

儒釋異途不相為謀顧其師師傳授不替典型而有
契於儒家堂構之義則不害為引彼準此為儀式之
地也余僦居湖右之定山憇諸道路知長城有所謂
白羊寺者窈窕爽塏形勝具焉樓兩水文會之內而
曰雙溪者故高麗覺儼尊者所剏建中經頽圯其徒
清叟禪師重修之圃翁詩清叟起樓名始重牧翁作
記價還增者其記實也歷年數百架漏牽補苟度時

日近至錦海上人始易而新之發謀知委其師華曇
大帥寔主焉於是山若益奇水若益清誠一時之勝
景也聞起遐想切欲理履一賞而弊屣未能也日有
上人瑞雲訪至病室示以事實丹一部余受而反覆
於記文與詩什則山川風物之盛各家布敘之精緻
森然若坐余樓上而閱其彷彿矣聞而知之不讓於
見而知之信乎白巖之緣有前定矣聞其役柱礎外
上棟下宇塗墍丹雘無不改觀也問其費因於囊鉢
資以化緣而有餘矣問其設役早晚始於庚子二月
竣於辛丑八月噫物之興廢物之情也非覺儼初始

之勤豈能使是樓傳之千年之久也非錦海遙追之
誠又豈能使千年舊物重新於指顧之間耶是皆言
足聽聞遂樂爲之書

歸厚齋記

東土士大夫之例言朱氏之為貴姓而不知其淵源
於考亭厥或知之又不能公傳道說明其為大賢後
裔而備數於選舉錄用之列者誠欠典也蓋文公先
生仲子塾有四子長鉅鉅又四子叔潛號清溪宋嘉
定間翰林學士克紹家傳見奸臣美柄主和誤國憤
不自勝偶感夫子居夷之訓而謂門弟子曰海外青

丘箕聖攸封素稱禮壤吾屬可居遂同葉公濟趙昶
等七人者浮海而東舟泊錦城因居焉時宋朝遺民
多出東國元人使高麗押送上都遂變名遜于龍潭
又因三別抄之難移居緩城此其載錄於 皇明君
臣圖鑑及輿地勝覽者班班可攷而竹泉金文清公
梅山洪文敬公記述亦是徵信杳無窮也清溪子餘
慶樞密院密直使墓失傳更數十世不知其處今
上三十六年己亥始得誌石於和順雲山面鐵場里
姓諱及夫人封爵宛然可證惟其官啣之以汝陽公
左相者與譜牒所載雖有異同誌乃近千年不刊信

蹟譜是後來又隨聞傳錄從違之別斷可知矣改等
之日又有一條瑞氣自其子文節公墓所連亘數十
里須臾而滅蓋亦異矣乃還其流傳舊墓之為宅
人占據者初建齋室為請於宋員外秉珣得大書歸
厚二字以揭其楣求余文為記蓋聞豺獾報本草木
歸根物之微也而致一於所自出者猶尚如是况居
生民之列而為天地立心者乎故先王制禮為之丘
墓以藏其體魄為之廟主以享其神明幽誌顯刻以
著其事蹟為之堂室齋包以供其芬苾是則自吾父
祖以上雖百世之遠其愛慕尊敬愈久愈新者乃其

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安排也只世遠教弛人心都喪目前切近尚不理會至於玄遠難詳而能索隱闡微盡善盡美一新耳目於數百年之後者殆朱氏之所獨著之不可已也遂忘其陋拙而書之如右是役也後孫燦晦承鐸實致力焉詩文者陽東其名

觀瀾亭重建記

古之君子或從王事或處林樊進退雖殊而無非為立身之地故 贈侍郎許公諱國柱值龍蛇之役以下僚散職首先舉義賈勇殲賊厥績甚偉及夫事定不伐其勞遂營老菟裘於晉陽之東濂江之上混漁

樵而詛鷗鷺盟府勲名諸將錄用視之以浮雲物事構若干楹環以松竹前臨森茫扁其額曰觀瀾俯仰上下襟懷清曠萬慮不侵超然如出入境而立於埃氛之表則公之所尚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別有所存可知也已金火交易亭廢而墟且百餘年後孫駿一日慨然與煥聲言于眾曰世變日新人事難保不可使先祖嘉遯遺躅任其泯然而無傳也鳩財募工因舊址重建東而樓者為清寒西而齋者為悟道門曰如斯臺曰詠歸並一新改觀光復舊樣既而玩赫二友屬不佞一言以記實竊聞孟子觀瀾之訓

蓋貴乎水之有源也潢潦之水雨集而盈雨止而涸
何瀾之可觀此之經數十百里而來合數十百川而
一者有源也此之歷四時千載而如一日者亦有源
也政猶君子之道靜而有本故能溥博而無窮也其
行也非喜事而求名其處也非潔身而獨善要以慎
於吾心合乎道義而已是則侍郎公之韜晦名迹不
求人知而能見稱當時樹風百世者夫豈無所本而
致之哉為其出而有可用之材處而有可藏之寶隨
地裕如若水之有源而無窮也後之人勿以亭視亭
以心傳心敦篤乎仁義忠孝之傳審慎乎華夷人獸

之分而早夜乾惕勿有間斷則斯其為繼述志事之
大者而記之有無不須言也姑書此以塞詢莠之盛
意

三友堂記

天下大防莫先於孝友水之始也濫觴耳苟無土以
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耳苟無水以制
之則必至于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
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
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僻壤遐陬草門圭竇
之微苟有能行之者類蒐羅闡揚罔或遺漏綽楔金

石表厥宅里所以贊王治樹民風而挽之于正也鎮
安縣西聖壽山下雲林窈窕溪石淨潔里落而居者
曰睦洞中有三友堂堂是耽津崔氏三昆季燕居之
室其先自麗朝莊景公始世保淳德居多孝友傳至
近日有曰奎煥隱居不市之士也予三人長冀鎬次
成鎬次明鎬並天賦美質兄愛而友弟敬而順稱于
宗族信於鄉黨一辭無間然揚播世德司馬家法不
獨專美則堂之命名儘有其實而于古人有光矣嗚
呼分門割戶爭財爭田頽俗久矣矧今慾浪滔天倫
紀都喪若人之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

易言哉所謂特立兩間而無愧傳于後世而可法不
止為一人一家私也倘有好古君子續編於小學啓
蒙等書而不遂為泯然無徵則亦對揚王政之一道
也後之人其善繼善述無忝所生詩曰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余於耽津氏蓋有望焉

紫谷記

凡事貴實不貴名紫陽為山雲谷為洞而扁所居室
曰紫谷者記其實也然地有因人而顯者人未有因
地而著者念昔全閩乃蠻蠻之藪而朱先生崛起於
是則紫陽雲谷之勝誦傳天下與鄒魯關洛同其聲

石表厥宅里所以贊王治樹民風而挽之于正也鎮
安縣西聖壽山下雲林窈窕溪石淨潔里落而居者
曰睦洞中有三友堂堂是耽津崔氏三昆季燕居之
室其先自麗朝莊景公始世保淳德居多孝友傳至
近日有曰奎煥隱居不市之士也予三人長冀鎬次
成鎬次明鎬並天賦美質兄愛而友弟敬而順稱于
宗族信於鄉黨一辭無間然揚播世德司馬家法不
獨專美則堂之命名儘有其實而于古人有光矣嗚
呼分門割戶爭財爭田頽俗久矣矧今慾浪滔天倫
紀都喪若人之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

易言哉所謂特立兩間而無愧傳于後世而可法不
止為一人一家私也倘有好古君子續編於小學啓
蒙等書而不遂為泯然無徵則亦對揚王政之一道
也後之人其善繼善述無忝所生詩曰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余於耽津氏蓋有望焉

紫谷記

凡事貴實不貴名紫陽為山雲谷為洞而扁所居室
曰紫谷者記其實也然地有因人而顯者人未有因
地而著者念昔全閩乃蠻蠻之藪而朱先生崛起於
是則紫陽雲谷之勝誦傳天下與鄒魯關洛同其聲

價而無遜焉不然只一嵯峨者深廣者而已何足云
爾吾聞室之主人積屈公車晚好宋子書口誦心念
晨夕靡懈又從而作蠅頭字抄成卷帙將與後人共
之噫宋子之道軒天地耀日星不可尚爾而大綱有
四距設淫以承三聖也崇節義以尊東周也嚴懲討
以扶倫紀也惡鄉愿以反正經也所以承紫陽之大
統而有辭於天下後世者不越乎此後之人欲自拔
於頽波懷襄之中而保得賦予之衷者捨是書何以
哉由是以往積累充養實大聲宏則將見谷城之紫
陽雲谷與閩中山水並美齊芳而不可差殊者也主

人爲誰趙大雅昌駿余不面友也聊書此以付其從
子泳善甫

永思齋記

雲水之南鰲山之下卽盧氏之平泉世以孝友文行
著於鄉曾等室先塋之左手栽松楸蔚然成林一以
爲時節薦享風雨之庇一以爲子姓宗黨誦讀之地
旣而使門少年載坤謀及於余請取以扁其額者竊
聞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取而寓意可庶幾乎遂
爲之說曰先王之制祭禮也家必有廟廟必有主主
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旣歸而奉諸其廟歲時祀之

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
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
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
自曾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
昆弟子孫皆有至焉者矣是乃尊祖合族之大法而
求諸陰陽之義至矣盡矣夫墓者體魄之所安衣履
之攸蔽於斯而之不為無辭而三代以前無墓祭至
秦始皇起寢於墓側者斯為一據而朱先生亦以為墓
祭古無明文惟親盡而祭無妨云爾則豈不以廟墓
二祭之輕重詳畧自有不同者耶惟於萬物收藏寒

暑交遞之際所悽愴怵惕而起反本追遠之思者乃
孝子慈孫沮遏不得之常情而非勉強由外者則切
不可以古今異俗而全然無事者審矣是則盧氏之
眷眷致意蓋非一朝一夕而信其為孝思之無窮也
著之惡可已乎為書此以塞其好問之盛云

景義堂記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凡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古今親疎之別哉
夫人之有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臣子之忠孝於君
親而竭誠盡節以至捐軀殞命者無他焉分定故也

金寧金氏忠毅公蚤登高科歷事三朝服官內外致位上卿今其世遠微言緒論雖不槩見死生榮辱君子大節國家化理之盛莫尚於英顯二陵而公以此時榮世教民彝之變莫慘於乙丙兩年而公以此時死抑亦由於性分之定而不願乎外者也夫何間然肆自元陵朝以來洗冤丹書復官賜謚享配食壇降不祧典列聖酬報靡有餘憾其亦莫掩之天理而難誣之人心矣雲仍之散居嶺湖者無慮以數千計矣而類勤儉文行蔚為名家者尤以見積蔭之未艾也廟舊在知禮縣剡溪村今陝川郡黃溪

之上又其遷徙後新建也房室門庭儀物咸備廟門外向西構數架扁以景義者乃其門子孫藏修之所蓋欲講明乎仁義忠孝之實而不墜乃先祖志事之萬一然公之為公豈易言哉由其修於身者有本處乎變者有餘匪一朝一夕襲而取之也苟使居是堂者朝夕乾惕深究其創垂積累之不可多得而有拔於洪流懷襄之中則於公儘有光嗚呼可不勉哉請記者後孫溶九允權皆善士也

湖山亭記

夫以燕閒無事之餘值兵革搶攘之際忠孝全性不

失令名蓋亦難焉或然矣又無賢子孫紹述闡明發
揮張大則其傳世久遠又未可必咸平治東里日月
岳晉州鄭氏平泉族大繁衍世傳名德舊有湖山月
峯二公擣桀詩禮敦尚行實衆推爲難兄弟中罹大
難家衆淪沒身俘異域艱危到極而戀親憂國夙夜
至誠有足以孚豚魚感夷虜者萬死生還念先王室
賊情虛竇地勢形便疏陳數千言稟悉廟堂要以爲
自強之策無遜於洪皓朱弁之爲者終養偏父追服
母喪以至昏朝歎倫凶論乖張則輒慷慨發憤聲罪
逆出誓不共鄉井其云命之窮矣未伸烏烏反哺之

誠時不幸也莫效葵藿向日之忱者蓋亦自道之辭
而忠厚惻怛積中發外有以爲風化裨補之萬一者
不可誣矣平陂百年俎豆撤享遺韻餘澤漸就泯然
則堂構於旣底疆畝於旣敷欲其如親侍杖屨承耳
提面命而感發孝悌良心者豈有窮哉此湖山亭之
所以刱建而界至風烟不須論也由是以往講仁義
忠孝之實篤詩書藝文之習而慎勿爲異說邪教所
牽引浸漬則世之迷向背滌荆南者其將就正於鄭
氏之門而假使湖山公有知亦豈不曰余有後乎姑
以是爲記論于昌奎鍾璣諸君子

竹林堂重建記

箕城東距四十里五水月岳南北相當蓮實屏風東
西對峙中而為里土肥泉甘信其為碩人之盤旋亦
鄭氏之平泉在昔 長陵丙子有竹林堂諱稜以湖
山肖子叅其伯從倡義之舉公時年二十六自少卓
犖有氣節每以丁酉七山之變為至痛海錯終身不
入口老而好學孜孜不倦燕休之暇疏池種蓮墾園
蒔竹構室數椽為子孫宗黨肄藝之耶扁曰竹林蓋
其貽謨之義又深且遠矣中廢而址長房曾孫國煥
保守不替嗣孫賢相重建之要余一言以記之噫詩

曰維栞與梓亦恭敬止况先人過軸之地一水一石
一草一木無非為寓慕起感之地則其在堂構之義
固可急而不可緩也抑君子之尚于物也有不在耳
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乎其德夫竹中虛外直剛而
自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奇詭之觀
凌夏日而猶寒傲嚴冬而猶勁此其德為君子之所
尚而公之取義亦必在于此歟為其後承者勿視其
已然之迹而益究其所未然則於嗣述之道可庶幾
其不遠矣姑書此以諭堂之主人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 李孝子旌閭記
- 綏州盤龍齋記
- 映湖亭重修記
- 悅樂齋記
- 河東日新齋記
- 龍鳳山草堂記
- 求禮七義閣記
- 馬山影堂記

龍洲精舍記

遠慕齋記

紫陽壇碑閣記

竹坡精舍記

橫川影堂記

松汀記

本固堂記

趙孝子旋閭重修記

山泉齋記

臨川精舍記

遠感齋記

愚堂記

文會堂重建記

忠臣黃公旋閭記

修鍊亭記

景義齋記

河東鄭氏二孝一烈旋閭記

敬慕齋記

烈婦河氏旋閭記

文孝子旋閭記

玉溪精舍記

五秀齋記

梁孝子旌閭記

龜溪亭記

難窩記

潁陽齋記

蘭谷記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記

李孝子旌閭記

孝子至情竭力致養孚感天人蓋有其理而偶一值之非常常有之事故朱先生述小學書歷述往行固非一二而只著其冰鯉幕雀亦微意之所存也然則子孫之欲闡揚先懿者固不應以無為有致煩於君父廟堂之前而自速誣祖之謗作家之秉筆揄揚者亦不可以有為無蔽人之善而沮人之進也方丈之南邑曰河東邑之望為李氏世積仁義居多善士

近有二囂公陽胤性至孝五致兼全人無間言而乃其黑夜問藥流螢前導六年廬墓霜雪不侵則此又古今絕罕之事以至老壽康寧享近百歲而有隕天爵金紫輝映內外子姓昌大繁衍類皆謹慎雅飭無向外走作之患則天之報施善人蓋亦有不可誣者而彼一時偶爾之事又不足為公重輕也詩曰愷悌君子貺福不回者其是之謂歟請以是為旌閭之記

綾州盤龍齋記

齋此山之下扁以此山之名志其實也夫天下之事莫善於實莫不善於不實天覆地載涵育萬物而百

千萬年如一日焉實何如之日往月來寒暑相推而成歲功實何加焉天地日月尚如之况於人乎三綱五常天命之實理也四端七情人心之實德也孝友忠敬日用之實事也視聽言動四體之實職也以至一語一默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實非有所毫髮假借於外也特以道體無休息人心有間斷故於是乎有真妄誠偽之分而一身之是非善惡天下國家之治亂安危係焉苟能敬畏於未發之前而存天理之真致謹於已發之後而防人欲之萌積久用力習與性成則衆善畢舉百事是當初非不足於昔而

有餘於今也實之義大矣於齋達數十年尚無記事之蹟古人務實之義此可見矣梁君順集悉我之老醜無聞而強要一言以贅之亦見其相愛之無已也遂爲此題外說以遺齋中僉君子

暎湖亭重修記

武靈之北法聖之南亭焉而曰暎湖者故嘉義大夫都摠府副摠管訓練院都正李公杖屨之地也粵若萬曆年間朝廷懲壬辰之警思得文武備具可用實材而器使之被薦者九公居第三積仕秩止嘉善南漢之役以竹山府使領軍西上道遇賊多斬獲進至

城下時體察使金塗戎門者無得入勤王師公乃挺身登城聲言叱責上問知其由命開門引見亟加獎歎賜金圈玉帶及退與杞平君伯曾抗疏斥和且請律慶徵敏朮沈酒失禦之罪事定除工曹叅判不就蓋欲守前除崇禎官啣以終身之意也乃營老菟裘於江湖之上伴漁樵而詛鷗鷺燕閑之暇肩巾野服命賓友挈子姪登山臨水絃歌嘯咏放浪塵埃之外而無幾微流落不遇之意見於言面則其與時消息安於見在而無慕乎外者可信無疑矣顧亭達數百年幾至廢墜後孫正字重加修葺塗墍丹雘

煥然改觀為其事闕久遠不可無記實謀及於余竊
惟古之君子進從王事退閒田園各有其義無徃非
可師可法况公以卓犖魁傑之姿聰明特達之志遭
逢盛際若有可為及其時事一變冠屨倒置則謂寧
可沒身以坎墮誓不與頑鈍無恥一類輩人同其浮
沉而有乖禮義之大防者於樹風教勵民心其為力
又如何哉後之人勿以亭規亭深究其當日志事之
取在而感發興起從事於仁義忠孝之實詩書藝文
之場者此乃堂構中一副實事又何待外人頰舌為
哉若其界至風烟覽者自當知之不須架疊姑書此

格外之說以示來者公諱滌字汲之七世祖孝寧大
君補昌寧縣監奎賓遂安郡守櫓父與祖也因其亭
以自號云

悅樂齋記

歲庚子秋余還自東都止宿于大丘之悅樂齋齋之
主人退休家食老而好學侃侃有易東先生遺風既
而命之以記是齋余固辭不獲而老且病至今未遑
也夫聖人之學本諸心盡心盡性而至於盡萬物之
性聖人之教本諸己立己立人而至於立天下之人
其用廣大其體精微學之者學此而已矣習之者習

此而已矣未知而學已知而習習之不已則所學熟而中心浹洽安得不喜悅乎朋來且遠則我之所知所能人亦以所同然者求之信從者衆安得不懼樂乎義理真腴悅於芻豢教育英才樂於王天下雖膏粱盛設不足以喻其旨雖宮商迭奏不足以諧其和油然自得泰然舒暢此君子之心而學習之效也顏子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是故君子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所性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若乃泛問遠思而作輟無常孤立獨行而類應不

感則枯燥生澁終無可熟之味偏狹私小終無可樂之質尚口耳者失其直奮詞章者役其心擒藻華者遺其實於聖人之道相去遠矣或者一念未誠出於虛偽假借夤緣希覬名利則自欺欺人其心勞而日拙雖窮年與處矣足與議於悅樂之義必也學之正習之熟居之安資之浹以至於近者悅遠者來然後自然不知足蹈而手舞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是則主人之所嘗用工而得力處也余向庸醫主人丹陽世家名成圭字聖錫薄試牛刀疇在著績可見其所養之有體用也遂忘其僭易塞詢莠之感

河東日新齋記

東國三神聞於天下余於蓬萊瀛洲蓋嘗一登而猶未償其夙願者方丈也乃以稀年作南嶽之遊及其洞門有青衣二少年來迎入其讀書之室所謂日新齋是已齋是全州氏家塾即益安大君之後而自青城轉寓於此者也於余有棠梓舊誼話及其送膠披荆之事不啻若猿鶴歡迎矣嗚呼朱張兩先生之遊衡山也所與講明者太極未發之旨也今吾南來所得者日新二字矣請問主人之居於是齋所以佩盤銘之至戎者雅矣扁之於外不若扁之於內銘之於

盤不若銘之於心湯之所以反其性而至於聖者在此惟願日用之間猛著精彩涵養於未發之前而知識未昧省察於既發之後而利欲不行使主人翁惺惺則其於朱張之所講乎幾矣齋之主人名轍濟向所謂二少年即主人之弟台濟再從弟秉濟請書此以爲齋記

龍鳳山草堂記

草堂在龍鳳山之章德齋東節監察煥教所築而使其子鴻錫錫肄業之所也其後鴻錫釋褐麟錫陞庠時監察公沒矣鴻錫以榮不逮親無意於進取狀

公之事行千里而訪余於青城謁其墓文且久而不去朝夕執灑掃之役如門生弟子而不以貴人學士自居余於是知君之爲法家拂士而益服監察公之教率有方也爲之銘其墓而歸之矣壬寅夏余作南嶽之遊過學士於汾陽之龍藏入其野云草堂者涼軒燠室甚蕭灑地爽塏可以嘯詠儲書峙糧可以應學者無窮之求其規模措設多李君山房之所未有而鄉黨皆稱監察公德義無異辭始信吾向之所訛筆者不諛也學士謂余曰此吾先君子苦心裕後之計而不肖無以述事且不無扁楣之可侈而必曰草

堂者以先君子臨沒誦孔明草堂春睡足平生我自知之句也願丈人一言以記之而見其聲淚交揚嗚呼君可謂善述事者也君早歲發軔若開眼於要路通津取顯揚如拾芥而不此之爲歛跡空山守我素分此乃自知之道也先公所舉似草堂詩一絕者非知足不殆之意歟人而不知足將無所不至矣吾知學士其免矣夫請書此爲草堂記

肅禮七義閣記

登臺石吊三壯士遺魂竊以爲嶺湖壯蹟此當爲一指矣及過石柱見列壇叅差聞知爲七義士丁酉殉

忠之地姓諱馳爵各在石面立愷顛末蒐稗為書一覽瞭然蓋義三壯士之義死三壯士之死 朝家崇報之士林俎豆之垂三百年祠撤而墟鞠為茂草豈島夷猖獗之履霜而後人愈久而思慕設壇致侑亦黑齒掃廓之消息歟吾欲繼蠹石而敬吊焉周旋而出少泊于壇下之齋王師春李明宅即義士之遺孫茶畢謁余以齋記第念其實蹟昭如日星文人韻士咨嗟詠歌如今日事何以記為嗚呼事變無古今忠義無先後士不可一日不講乎此而為七義士後孫者尤當如何哉為歌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以答其意

云爾

馬山影堂記

蓋嘗我 英陵之世聖君制治賢能贊襄典章文物浸淫乎三代之盛時則有若庵村先生黃公以 兩朝侍從受知簡拔置之黃閣身佩安危數十年優優乎經濟器局卓卓乎君民事業斥佛教而衛正道講明者三綱五常因天理而制時宜損益焉禮樂刑政功存 宗社澤被生靈距今半千年街童走卒一辭稱司馬君賢如其賢如其賢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公有焉晚營菟裘於坡山之下鶯津

之上漁樵作伴侶江山為几席華髮童顏頽然偃仰
身世兩忘賢子佳孫紆拖青紫供歡左右視向日簿
書期會之勞不啻如過空浮雲而俗所謂去神仙不
遠者公又兼焉則信其為知止知足進退以義之古
大臣出處而非夫夫所能及也後孫仁龍初建數椽
棟宇於居第之左妥靈芬苾方有年矣而為其無記
實之文也同其族大父義麟謀及於余竊謂公之事
功德業名山藏之輿地載焉可與天壤同其久遠則
何待茅屋之享行潦之薦而為加損哉特子孫之心
默耳惟讀其書師其心持身處世惟義與比而不為

流俗所俯仰遷就者斯為繼述志事之正法眼藏區
區枝葉又不足為輕重也堂在延安府南距十里馬
山村始以庚子竣於辛丑同事者相周長夏皆其門
內也

龍洲精舍記

世教有晦明人心無古今雖玄黃翻覆蹄迹交橫先
王典型蕩然無餘而仁義忠孝之說詩書藝文之藁
不絕如線於巖蓬草之中用以為地雷張本厥理
孔昭彼下喬入谷認予為賊恃以為安身立命之地
者誠可哀也李君殷相蚤年志學有內而不尚之量

與近開同志誅茅結廬爲文會講習之所扁以龍洲
蓋因於地號而寓潛龍之義也其言曰士之志猶
農夫之或穫抑其有得焉而際會風雲達于天下國
家固分內事其或不遇於時而自屏於寬閒寂寞之
濱等環堵之室而躬六藝之積累晨夜諷詠以朶聖
人之遺旨其暇也輒彈琴賦詩以歌詠其性情而及
其倦也則又登高而臨深覽觀川流之不息雲烟之
變化禽魚鳥獸之往來以適其意者足以終吾身而
不厭則勿用之潛龍安知不為在田之龍而有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之能事乎青城老人聞而韙之遂記

其大畧以警夫往而不返者

遠慕齋記

余於庚子秋還自東京路出大丘山止土衍溪環以
抱里落而相間者曰漆溪曰枝洞曰江洞曰智紗並
慶州氏平泉所在闢門戶類勤儉孝友種學績文高
風逸韻蔚然為南土法家噫黃流不注於瓦缶福澤
不降於滄人其先世積蔭益可信焉留連數日叙花
樹之樂乃自智紗溯溪而東歷申氏壯節公壇所行
里餘兩山對峙小礪中瀉呀然而面陽者曰大谷中
有壬辰義士 贈持平寒川公認副護軍東豈文持

平鎮南祖子孫衣履之藏。在焉。於宗人太踈翁爲九世。若八世七世墓下。有齋齋爲基。祀齊潔及子孫。冬夏肄業之所。經紀屬耳。扁題煥然。要余一言以記實。余重其題目。不敢率爾。而對乃言曰。祖先之於子孫。一身也。喘息呼吸氣脉相貫。一世二世。便遠而忘焉。况齋之與記。不啻外矣。而曰吾事已盡者。於遠慕之。義不亦志勤而事左歟。翁曰。然則如之何。竊嘗聞之。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祖莫遠於始祖之所自出。而聖人爲之。禘以追之。蓋有是理。故有是誠也。肆朱先生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釋知禘之說。今欲明理存

誠。蓋亦反之於身。以朮寒川公當日之素志。而講親上死長之義。嚴華夷尊攘之別。而先立其大者乎。翁曰。唯當與族人共之。乃相與一笑而別者。赫赫如昨日事。而翁之墓草已再宿矣。念前緣之莫追。慨世教之日非。杜門養病。只切後死之痛。適茲其嗣胤雲邦。奉門父兄教命。千里踏趼。訪至窮山。觀於言語動作。古人詩家有無憂子公爲不死人者。大是著題語也。因述其當日酬酢者。大槩如是。以爲世講之資。翁諱升。述字而寬。自號太踈云。

紫陽壇碑閣記

我東尊尚朱子之道寓慕羹墻無異七十子之服孔子以至山水名號之符合去處亦皆翔達堂宇享以俎豆蓋亦滄洲精舍已例也咸平縣東三十里洞曰雲谷山曰紫陽舊有夫子祠配以尤齋宋先生詳其事實顛末鑄於繫牲之石者乃性潭宋文敬公煥箕一青金相國達淳文與書也事體謹嚴難容變改乘海劫運鞠爲榛莽只餘穹然一碑櫛風沐雨於荒田野草之中而爲往來人士指點咨嗟者三十餘年于茲矣郡儒鄭君遇象以雪齋文靖公後裔敦孝友之行講朱宋之學慷慨發歎捐財鳩工閣以庇之上棟

下字體制望縝亦斯文顯晦之一端也噫三綱五常之道與無父無君之教邪正自別愚賢與食之地與異端鬼教之居利害判焉今西教之宮遍滿中外公私增益其勢不止至於我之學校並與一郡一縣之僅有一焉者而視若弁髦蕩然掃空雖云氣數之所關抑亦人事之敗闕則鄭君之是心是舉在尊賢尚德可謂莫之或先又况多士之除地封壇春秋私薦由此其兆而蔚然有強此弱彼之勢者乎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其信矣乎是役也有司鄭在夏鄭經朝同事尹相龍鄭邦鉉李啓九安時鎔來請記者四

梅堂旁孫尹君恒植嘗與余從遊者也

竹坡精舍記

古人安於所遇託物以見志因名以顯實子由詩無竹令人俗不可一日無此君亦其故事之一據也蓋天下之事有所重則有所輕彼逐逐于利欲營營乎垢紛者自家一身尚不暇照管况於無情爲無運用之一箇植物而不關吾利病者乎吾宗竹坡翁實行孝友心地坦蕩不爲形役不爲物累雖世變交於前而泰然不爲之動爲其無燕安之室構數椽於竹林之中日與兄弟子姓聚慶宴笑以叙天倫之樂賓朋

往來觴詠自適而若其春和景明秋氣澄淑八窓洞闢天風徐來涼月之夕鳳羽踟躕冰雪之晨琅玕獨秀又精舍中佳趣也臥起俯仰襟懷清曠萬慮不侵超然如出人境而立乎塵埃之表者可謂去神仙不遠又何加焉然君子之尚于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乎其德夫竹中虛外且剛而自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奇詭之觀凌夏日而猶寒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爲君子之所尚而於翁之志庶幾近之且其蘭玉盈庭皆種學績文類能辨別於萃夷人獸之分而有方進未已之勢則翁之

不售於當世者必知其有大伸之日矣請以是為記

橫川影堂記

孟子以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贊伯夷之風繼之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夫伯夷之蹟遠在商周間見聞微記載略斷之為聖人自孟子始其尊之也至矣又推而廣之擬議乎風聲教誨之所及而致想慕焉孟氏之好仁而樂道善也如此然此特據其理而言之耳其人則未之聞也我孤雲先生以豪傑之才北學中國取科第入軍府既已聲施當時矣而一朝去之若脫屣及歸東方躋翰苑貳

兵部以至阿淦阿淦者新羅大官其顯用方未已也而顧又自放於山水寂寞之濱以終老其身而不悔蓋亦庶幾乎伯夷之列者先輩尚論不可誣也嶺之河東其山鎮曰頭流亦云方丈久矣天荒品題蕩揮自先生始如三神青鶴雙磯洗耳之勝清絕瀟灑纖塵不到信其為逸人志士之所盤旋而彷彿乎當日氣象往在 純祖乙酉鄉人士謂遺真之安在叢林歷世久遠大涉不敬始移奉於山西之岳陽亭以俎豆即所謂琴川祠者是已而中羅否運剝廬剪棠遽已為數十年矣雲仍等相與咨嗟太息而言曰吾等

雖僻處下邑無所短長以其世則先生之苗裔也言
其居則先生之視以為樂土而杖屨類因者也使其
安於因循而無一間茅屋之享者靈而有知其肯曰
余有後乎遂卜地於山南之橫川厥位面陽峯環溪
抱形勝具焉論議既定諸宗盡心士林幫助經始於
辛丑十月明年四月役以備完向北五架塗以丹雘
其廟室也南而相值扁以中和其講堂也齋室門墻
大體畧備乃以二十五日干支安靈將事禮儀秩秩
爛然有光誠世教重新之漸而一邑無窮之福也於
是鄉父老謂益鉉是先生之裔也命述其事因竊念

徽州婺源晦翁之故鄉也祠祀周程三先生而為之
記曰吾邑之士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
則曷若就其志讀其書反身力行庶幾三先生之心
不墜於地乎今也芬苾馨鄉既幸得以觀瞻昭明有
同薰炙苟能因此而修舉講學如白鹿洞舊規審公
私大小之別嚴華夷人獸之界而厲廉頑立懦之操
則先生之道亦將不墜於地而有以為異日大來基
本者可庶幾乎因書之如右是役也殫竭誠力終始
經紀後孫鎮晏廷鉉寔為其主奔走效勞不避艱險
柄善鎮璿抑其次焉至於李君圭在之樂善好義朴

侯基昌之尊賢尚德皆言足聽聞若其筆硯相役徵
信來世溪南崔瑛民艾山鄭載圭皆儒門善手也並
以附見

松汀記

植物松居其一與衆草木無以異也然詠於詩記於
禮不絕於逸人韻士吟哦上下之間而古今如一日
者以其凌霜雪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而有似乎君子
之德也苟肥瘠得其中寒暑均於外遠斧斤之害絕
牛羊之侵則始而寸筵中焉尋丈終之干雲蔽日柱
明堂而棟大厦也無難矣其於人也亦然方寸之間

虛靈洞徹五性具矣七情出焉如鑑不塵如水未波
使其蒙養以正而不爲氣稟物欲之所拘牽風化習
俗之所變移則成性存存而入於大人君子之域亦
分內事也若見其託在疏漏癰腫逼側幹不暇枝枝
不暇葉而圍不盈拱把長不滿四尺者曰此不材之
木也又見其情熾而蕩性鑿而昏倒東來西而不能
自豎者曰此不才之人豈理也哉吾宗松汀翁以魁
偉之姿少業公車經綸四方旣而雲雷水山不售有
司則退遂初服賡衡泌之章續反招之操志不分於
名利氣不挫於窮約安布褐如紋繡視藜藿若膏粱

幼經飭行蔚有可述乃程先生所謂老而好學尤可
愛者也遠取諸物水陸草木未知何居而其為歲寒
後凋之姿則有餘矣近取諸身造詣生熟有難臆逆
而謂之可欲之善有已之信則人將無異辭矣蓋其
家世自永思亭公以來承述綿綿所從事者孝悌忠
信所服習者詩書藝文絕不向權門要路為趨趨之
足囁嚅之言而俯仰上下者乃數百年傳授家法當
茲板蕩人之視之不啻若澗畔之翠冬嶺之秀振起
其柔懦頹靡之習而有補於世教萬一則翁之命意
非徒自居乃所以闡明光德於無窮耳曷不偉歟請

以是爲之記

本固堂記

天下事有本有末務其本者雖若迂遠而實易得力
循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譬之根源者末茂
源遠者流長物皆然人爲甚是以君子務本本立則
道生是道也原於天而賦於人具於心而達於用不
以貴賤賢愚而有異同亦不以古今用舍而有加損
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其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夫豈
無理聖人言之谷城郡德山之下錦溪之上有堂曰

本固王川趙氏平泉其先竹軒公承襲名門淵源盛大工程也近思小學制行也勤儉禮讓五致備德三年侍塚距今數百年士林傳誦樵牧指點遺風餘韻愈久愈新則蓋其積累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堂是竹軒子婦朴夫人所初建子孫而曾玄曾玄而雲仍堂構趾美世傳無恙依然有造物憑依者又有如紫谷錦坡韋堂數三君子嘗蹄迹交中玄黃翻覆之際從事箕裘屹然特立頽波疾風不足以動吾一髮則其培壅本根長發枝葉之符驗宣著又不啻較然矣若其命義取本別有所在特爲題外之說以諭于賢

門僉君子

趙孝子旌閭重修記

趙大雅中植重修其先祖孝子公旌閭跋涉數百里過余薇山之下請所以記者噫亦衰世之意也耶夫名義天下之大防也水之涓滴而無土以障之必至於滔天火之螢燭而無水以制之將至於燎原人生有欲感物而動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準則淪胥以溺而彞倫為之斁矣昔我列聖兢兢于斯苟屬忠孝邊事雖閭里銖兩之善類惓惓採掇壘壘闡揚恐或泯焉蓋所以贊王治樹民彞而獎勸

來善於無窮也及其天地翻覆名義掃空無父無君
之教充塞無間而人道息矣則近在父祖之廟上雨
旁風而尚不能理會修葺者居多况此穹然一屋非
神靈體魄之收託者乎今日之有舉無廢可謂永言
之孝思而不墜先王之典式趙氏其賢矣哉自茲以
往瞻依晨夕其必有悽愴興感而尤反躬自修之道
矣尤之當如何孝子所居之里草樹溪山猶夫故也
所讀之書孝經小學猶夫故也所由之道又在日用
彛倫之中而無古今遠近之別則患在不尤尤之斯
無不得之理趙氏其勉矣哉若其事實顛末故大宗

伯德潤氏記之梅山洪文敬公狀焉無容架疊旋在
忠原治南昆池洞中厥里始建於 肅宗乙丑中經
鬱攸重建於 英宗癸酉修葺于 哲宗甲寅至
當宁甲辰合二百二十年

山泉齋記

易曰山下出泉蒙夫泉之義也其初甚微細若絲縷
有若不足以尺寸者况又阜陵以過之塹坎以洩之
沙石之所壅闕叢薄之所蔽蔽豈能有所遠者乎然
往焉者不息發焉者不窮故微者著細者大而濼濼
乎阜陵濼濼乎塹坎洩沙石穿叢薄卒能江淮河漢

而達乎海沛如也夫學亦然人豈無絲縷之萌也哉
往者不能不息發者不能不窮故率爲勢利物累之
所障蔽異端邪說之所壅遏而吾道日就橫決狂瀾
終至滔天此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思有以防
救之也蓋自洙泗洛閩以來天下無一理不備無一
書不明我東先輩又重以闡明門戶指示階級使人
人不昧夫所趨之途是旣利其構決其次以導之也
後之人其亦循序而進内外交修知行並舉不息不
窮擴充發揮則彼外誘邪說之引奪者固將雲消霧
散平不足以障蔽壅遏矣夫如是則溯而進乎聖賢

之域也亦無異乎趨水之赴海也咸平縣月岳之下
鵲川之東晉州鄭氏平泉故承宣石瀨公休官養德
將營達小屋爲子孫宗黨文會講習之所事偶未就
詞胤觀源克述志事歲在壬寅始經紀之五架三楹
涼軒燠室體制略備旣以書來問野以扁者余惟鄭
氏之先根基深厚如湖山月峯之殊域全節八烈婦
之一時并命尚乎無以議爲至若承宣公則又事君
以義進退不苟之古道也由近及遠究其所因則繫
有得於蒙養以正之聖功而馴致乎果行育德之境
者尤較然矣遂引山泉之說敷衍如右以付其胤成

根甫至若界至風烟之盛花卉泉石之美留待別時
說

臨川精舍記

上之四十年癸卯夏五月載寧郡臨川精舍成安安
紫陽夫子真像栗谷先生紙牌籩豆單獻依滄洲釋
菜之禮既而鄉中老宿若吳君東根姜君祚永一辭
論於不佞曰此邑土厚俗淳未嘗無有為之士而安
於見聞日就賀賀者以先賢俎豆之場廢撤久矣而
無觀法之地爰與同志士某某圖所以激厲之即景
賢舊址有此營建蓋因地名名之而亦倣隱屏精舍

已例也幸一言以振之噫誠七日來復之消息也蓋
聞載寧為邑其南屹如而山者曰金藏澄然而水者
曰臨川數丈層壁枕流斗起而寬平者謂之洗心臺
形勝具焉距海州石潭三舍而近往在 穆陵年間
李公給壽申公說高尚志事嘉遯養德有白鹿山人
之風李先生亦臭味相感春秋杖屨屢經信宿至使
後人興尊賢樂善之心而著之齋扁則一時交際之
盛信不誣矣及夫水地廢荒不忍昧沒則又荆議建
院主享晦翁且謂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乃李文
成平日自道之辭也從以配食揭虔於 顯宗癸卯

宣額於 肅廟乙亥 當予初服見罷此其興廢大
畧而洗心一區巋然獨存則一鄉士友但焉愴然因
地勢之密邇而寓高山之瞻仰故康君起榮與諸章
甫設契講學已爲數十餘年式至于今能光復舊樣
一新瞻聆者於樹道尊師之義得矣爲幸一省亦大
美事之善於始者如其俊偉光明則風韻所泊凡
冠儒服儒而欲學古人之爲者亦豈無感發而興行
者乎抑爲之之道不過曰反求內省修身心之固有
讀書講疑師聖賢之成法在鄉爲孝悌忠信之善士
在國爲仁義致澤之君子欽承帝畀之東而慎勿爲

梁道之牽者乃兩夫子平日教學之苦心也諸生其
勉矣哉是役也經始規劃申李二公後裔錫老起孝
寔主其事故家典型尤可敬也因並附見

遠感齋記

惟柔與梓尚可敬止况祖先體魄攸託歲時芬苾春
秋省掃其不有怵惕興感而不容自己者乎是以士
夫家墓下齋室以追遠永慕等字揭扁者比比也若
南平文氏遠感之齋則尤有可誦言者其先三憂堂
忠宣公斯文民國之功尚乎無以議焉再傳至判官
公歷敷清顯晚節休退今沃溝縣青巖卽其荒裘而

牛眠也中罹蕩析且經兵燹其以大夫之墓山見屬
他人而為樵牧輩嘯歌躑躅之場泯然無徵者垂百
許年則孝子慈孫所念茲在茲於此乎於彼乎憧憧
焉如有求而不得者豈其已乎迺核 景陵乙未偶
得先見之此石而封植豎表 當宁壬辰並與未推
之山麓而定界守禁事與心諧依然若神明默佑者
誠之不可揜也有如是矣齋為墓祀齊潔亦以為子
孫宗黨冬夏肄業之所經紀非一日歲值歉荒越四
年切乃告訖扁題既具門父老相與言曰先事之苟
完至此等是雲仍殫誠竭力莫相上下而原始要終

一切是錫龜之力也稽實垂傳不可緩也遂令門秀
士思澈託不佞記之余謂判官公松君為幾世曰十
五世矣十五世則固遠矣夫人之常情詳近而略遠
察小而遺大自一世二世至十餘世遠之又遠而置
之忘域者十居八九則是惑也抑文氏之所獨而殊
非人人所可企及也耳目所及眾議自在而有善不
揚亦朋友之過也錫龜在思澈為世父不見其面而
其心若可見乃不辭而書之如右

愚堂記

有一个人數椽茅茨飯蔬飲水服先王之服對古人

之書嗒然若與世相忘客有過而言者曰見今天
之下四海之廣無往非背陽向陰變華爲夷之說也
忠孝世族禮義名門類左衽淨髮尊其道師其人
有若子弟之從父兄手足之衛頭目屈首服役猶恐不
及予以眇然韋布居不尊不信之地膠守舊見不知
合變將不無災及其身之慮何其愚之甚也主人噓
唏而歎曰以子過之之知視吾不及之愚無怪其有
是說也然愚不可以一槩論人固有知之能矣而處
之以愚者亦有知之不及而處之不愚者如亞聖之
不違知愚尚矣百里奚愚在虞而智在秦穽武子智

於有道而愚於無道斯二者皆知者之愚也是愚也
以之守身則身立而名尊以之臨事則事叙而堯光
以之御家則家正而倫明以之治國則國泰而民安
以之事父曰孝以之事君曰忠無所用而不利無所
往而不亨若其反道背正不知天道人性之有善無
惡違理徇欲有時獲利而不知天眚人災之終不可
追乘隙竊權背公濟私而不知顛覆之禍並及於國
家剥床之災將迫於君親是皆愚之愚矣而處之不
愚者也吾寧守知者之愚而居易以俟命不願爲不
知者之不愚而淪胥以溺也客俛首慙然而退乃名

其室曰愚堂主人爲誰吾宗君漢榮字性一有儒門淵源知余無文而強懇以記之者爲其周旋數朔庶幾知心內事也

文會堂重建記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古人之尊賢求志如是其誠且切焉矧乎雲仍之於祖先爲傳美壽後之計者乎鎮安縣西距數十里聖壽山下洞曰曾子者公山李氏平泉鳳臺龜岫東西對峙麟山龍瀑南北相當清秀窈廓形勝具焉在昔寒浦公考槃于斯講修于斯遂行雅操聞著鄉里其世也節義之松隱其師也儒門

之性潭東魯子賤有自來矣就其中別構數椽扁之曰文會者蓋因地名之不偶而取其平日之雅訓揭諸楹額者可謂名實相副非只爲嘲傲山水吟美風月供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欲使居是堂者讀曾子之書講曾子之學反求自力馴致乎壁立千仞氣像者雖其命意之不可臆逆懸度而至今後承類皆趾述無怠蓄穫不休無宴安歧逕之惑有處善循理之樂而積累所發人爵從之或升上庠或參文譜或列散職蔚爲一鄉之望則所謂醴泉有源靈芝有根又焉可誣也堂久廢墜百年內外徒見水流而雲空後

孫等懼先懿之或就泯滅而犯不明不仁之科也發
慮鳩財改建于國師峯下白鷄洞地勢少變而扁額
仍舊內儲圖書外栽花竹涼榭煥室體制苟完誠重
新之一初也既屬余記之竊惟寒浦公不可復作而
余生也後地相遠影響聲臭之貯不及矣遽以紙上
文字品題古人非至愚則妄也可且置之抑亦有重
言復言而不相嫌者聖人豈不曰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乎由是言之堂構外面猶屬小事且請大
之大之當如何古之學者爲已講學以明道取善以
輔仁矻矻孜孜不以有利而勸不以無名而沮者以

其審於公私內外之別也李氏其勉矣哉且有一言
我東人士祀中國聖賢往往有之如魯城之闕里首
陽之清聖咸平之紫陽只此山名之符合而猶尚如
是况此洞之名乃一邑兒童婦孺之所能容易誦道
而不可泯者則嘗茲西教之塞孔朱被屈之日列於
紳紳者似不可全然無事未知僉議之又如何也是
役也始終效力前寢即文欽前記注浩溶暨士人晦
根請文者后根堂之經紀竣功 當宁卽位三十五
年戊戌也

忠臣黃公旌閭記

此臨陂縣北距酒谷望之穹然而儼臨道左者故忠
臣 贈兵馬節度使黃公璞之閭也謹按公紆州人
稟姿軒昂有膽略善騎射 萬曆壬午登武科由宣
傳官歷備邊即壬辰之役募五百義旅隸權忠莊公
慄管下臨陣奮勇所向無敵始焉大捷於錦山熊峙
事聞 行在拜本道防禦將迎拜 教書於陣中終
以衆寡不敵立慳於珍山梨峙特 贈嘉善大夫兵
馬節度使錄原從勲尋以旋間此其事實頗未具載
海東三綱湖南節義兩錄可按而知也夫忠義之性
出於人心之秉彝宜其人皆可知可能而苟非義利

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權不素定一朝倉卒則雖以身
佩安危之顯闕重任類貪生畏死自陷於遺棄君親
之科者何限公無官守封疆之任而乃墨緩從戎赤
心報國無毫髮怨尤者殆非性於仁不能其偉矣哉
旋舊在全州中經廢墜 哲宗戊午 啓聞重建權
奉于高山文肅公墓閣後孫在容謂其事面之涉於
苟且方將移建於居第之左側問所以記者竊惟余
十二世祖妣貞夫人黃氏乃戶曹判書居中孫郡守
季粹之女則公於吾先祖韓山府君兄弟為中表孫
行追念當日切戚之誼自不得不敬之如已之祖考

感古懷今豈與本孫為差等哉冒拙託名其情可恕云

修鍊亭記

修鍊亭亭主柳君載弘珩自號也蓋修鍊之義本出於道家或者君其者沉也歟否不然聞君早篤倫理事父母孝處兄弟友性又喜施凡寒者之得以衣飢者之得以食不可數計而周知也且慨本邑城隍祠頽圯不祀即捐貨千緡改等堂而祭之於是問遠近知不知一辭稱頌曰柳公之德既能及人矣又能感神矣中歲蔭仕後陞三品視如浮雲初不與焉晚

開別墅起一亭東西涼榭中置燠室左右圖書四面花石日與門兒孫及四方從遊講藝其中客來或鼓琴或彈碁與酣相與徜徉吟嘯於蓮沼竹塢之間消遣世慮若長往不返者然每中夜念到時事未嘗不拍案痛叫其耿耿憂世之意可見矣君之行治大畧如此此皆儒者所為烏在道家風味耶然則向所謂修鍊之名其義何居蓋孝悌非大學所謂身為本之修耶周賑非程子所謂壽民丹之鍊耶其子寬鉉從余遊數年矣丐一言以為記辭不獲若夫江山之勝風烟之饒余姑未登亭仔他作者之備述云爾

景義齋記

余於壬寅加卹之役取路三嘉過并木里里之為勝
近則屏而環四者有黃梅白桂諸山呈奇供妍遠則
帶而過前者有香江玉溪合流挹瀨水石清潔平鋪
幽邃可合碩人盤旋即宋郭兩氏之平泉黃梅下負
丁原有齋曰景義即宋氏主簿 贈參議公琦後裔
追遠講修之所也本名思敬立齋相公改命焉門士
在洛鎬完鎬坤諸君從余而行余忙未登賞而以其
將重修也屬余一言以記之按主簿先考忠順衛世
勛以雙清堂玄孫娶通贊郭公繼儀女自懷德移居

于此主簿公師事圭菴又從曹南冥遊獲聞大義龍
蛇之變率家僮赴義將郭公再佑宜寧陣同參機務
未幾病卒以春秋不書塋之義遺命諸子藁殯令即
從郭公討賊敬慕齋公希哲當壬辰年才二十八與
伯季希醇希達共赴宜寧遇招諭使金公誠一論軍
機金公獎歎勉以恢復事於是游兵往來擊賊因
受先公治命既殞雪涕自誓從事戎務丁酉再發與
伯季守昌寧火旺城受郭公節制歸省父殯中路遇
警挽弓射之殪賊甚衆逮夫竭張空拳冒白刃竟中
創而殉罵不絕口聲與命終噫公兩世衛國死上之

義令人凜凜其心誠苦矣其節誠偉矣為其脚下者
雖昇平固不可一日不講此義况今西瀾傾洞東歟
縱橫 宗社幾危人類殆盡苟能家家講尊華之義
人人懷殉國之心世道必不至此矣况其先祖心法
傳家緒業可耻美克述者乎立齋翁之命名蓋以是
也書此為記以塞其請

河東鄭氏二孝一烈旌閭記

哲宗己未 贈光州鄭孝子進士潤吉童蒙教官至
持平 命旌閭今 上乙巳 贈孝子在堯中學教
官並 命烈婦朴氏旌閭即持平公之曾孫及曾孫

婦也新舊三旌鄉邦輝映吁其盛矣嗣子丙鉉屬余
作記吾宗基龍甫又強勉之顧不得以病廢辭謹按
持平公字君慶號松月堂登上岸以文學孝行累被
薦聞守宗齋宋公達洙弁其遺稿事親始終文籍疎
略莫得其詳而觀其 先朝崇褒蓋可想其彷彿矣
教官公自齠齡天性純孝養志怡顏溫清甘蠶及長
愈篤父邁疾侍湯嘗糞祈壇願代及丁憂擗踊幾絕
葬祭盡禮朝夕省掃不以風雨廢三年如一日毀瘠
成疾至於難救朴氏斫指注血得回甦焉噫孝烈根
柢叙典人之所共得乎天者也惟其篤與不篤在於

踐行之勉不勉而在上者之所以惇之者亦不可頃刻少緩也故先王重三綱之教懋樹風之典此其奉天命立人紀之第一大闕而觀今西瀾汎濫中華陸沉淪綱而數法易人而化獸天地帝王之本情殆將盡息而猶有孝子烈婦徃徃相聞於草野之間於此竊嘆鄭氏之不墜家法而天理之掩不可得也遂爲之記

敬慕齋記

故平昌郡守崔公寅奎之墓在瀾山牛令里其長孫前校理禹溶就其墓下建一齋以爲時節省掃寓慕

之所使人走數百里問名於余因或爲之記余曰噫子孫之於先祖惟祭之以敬盡其思慕之誠而已然所謂敬者不但在於奠獻進退之際而已所謂慕者又不但在於春雨秋霜悽愴怵惕之間而已也知身體髮膚之有受則必思全歸而不敢毀傷矣知成立覆墜之有由則必思無忝而不敢奢傲矣夫思全歸而不敬其身者未之有也思無忝而不慕其先者未之有也能敬能慕孝之道盡矣然則崔氏之齋捨敬慕美以名雖然吾觀世之人不務其實而務其名墓之置齋遍一國矣而能於奠獻進退之際春雨秋霜

之間盡其敬慕之誠者或鮮矣况可望其有全歸與
無忝之思者哉吾聞平昌公素有孝行鄉里稱其德
而校理君又能善繼其家聲然則是其庶幾焉者也
姑書此俾識于楮使為崔氏之後承者知夫戎焉

烈婦河氏旌閭記

閭於晉州之月橫村東月峯山下道德江上而煌煌
烏頭赤脚者即烈婦晉州河氏之旌也初河氏年十
七歸于進士咸安趙君鏞和未幾進士嬰奇疾委床
席歲餘河氏晝不食夜不寢凡所以養其疾者備盡
其誠膏糞禱天無取不至及進士竟不起疾河氏衣

初終諸節必身自點檢附身附棺一從禮制初若無
甚異於人者既成服河氏就靜處仰藥家人急救之
已革矣開眼但問尊堂進米飲否餘無一言及宅恬
然而逝時今 上丙申九月一日而河氏年纔十八
矣緇之章甫以其事累籲于州府至乙巳春禮院以
聞 上特命旌之嗚呼婦人從一而終者也故夫為
婦綱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並立為三綱以棟樑乎
宇宙標準乎古今此義也一日而或息則人類不免
於禽獸而其終必有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之禍盖昭
昭然矣試觀今日之三綱果何如云耶乃河氏以不

滿二十歲之一鄉曲女子至守從一之義而明三綱之道以扶衰世之風則雖古忠臣孝子之殉于其君父者亦無以過之嗚呼何其壯也彼爲子而滅父綱爲臣而滅君綱以樂化爲夷歎者過此河氏之閭尚能知愧也否進士之前室子萬濟因韓君愉亦余記其楣韓君言河氏早喪父稍長問其母曰人皆有父我獨無何也母曰已矣河氏大傷慟嘗爲祭文就隱處讀之所言悲切聞者皆流涕噫將立大節者其初固必有異性也夫並記之使覽者知其烈之非一朝襲取之也

文孝子菴間記

文君泰休遠自寶城過余薇山病室而言曰我曾王父旌表蒙 恩于今十有餘年記文闕焉敢拜以請謹按公諱贊錫系出三憂堂益漸水使載道太古亭希舜爲八世若七世醴源芝根有自來矣家貧而甘旨不匱親老而志養不懈所欲所惡一意承順病則調膳除穢必躬親之不委餘人母李氏嬰奇疾難治割股嘗糞禱反願代竟得差完喪而塋課日哭省不避風雨臨祭哀毀鄰里感泣只此數者儘無愧爲小學中人以致公議齊發達於 蕪續之下而降樹風

之典者豈偶然哉噫有生林林等是天性而能得孝友之稱蓋亦難焉旣然矣又不有賢子孫闡幽顯微布諸耳目則又難保其傳之久遠吁亦偉矣旌在郡東里真泉上言 天聽者其同郡進士崔君炳奎也

王溪精舍記

晉陽之西五十里有清水洞洞之西有山曰玉山有溪曰清溪溪山之間又有篤志詩禮等洞遯潭靈泉之勝雲霞文映林木蒼蔚秀潔窈沓可爲隱者之取考繁州士鄭君夔鎔瀚鎔及初永三人乃占其地作一小亭於其間以爲相聚讀書之所亭凡三架中儲

經史子集百餘卷庭植花卉蘭菊梅竹之屬模刻退陶書思無邪毋不敬六大字于巖面刻于洞門曰詩禮洞天貼于亭額曰王溪精舍者宋心石秉珣筆也余於壬寅嶠南之行嘗過其所諸君以余爲記余許之久未能焉今瀚鎔君又走書申其託余觀江山之間亭榭之作殆遍一國而皆不出於玩賞游觀之資而已若諸君之會斯亭也吾必知其服先王之服讀先王之書攝以威儀磨以義理不知日之不足而其閑居也見草木之榮華則驗天地生物之仁見風雲之變化則知道體無窮之義山高水流花開葉落無

非吾養德悟道之資矣然則其與夫耽景繁張詩酒以快一時之耳目者其得失果何如哉且吾東道學之正自圃隱先生始而嶺南晉東之鄒魯也諸君以先生之孫居鄒魯之鄉而遯潭玉山適又合乎朱子之舊則吾又知諸君之感發興慕思有以繼先業而闡吾道者未必不得此亭之助矣夫然後亭之名高於國中而拳石涓流爭爲人之愛矣亭之幸孰大於是若諸君只有讀書之名而無讀書之實使一區乾淨不得全其本色則吾恐其山噴水咽若有恨於不遇而亭之興廢亦無常焉則後世之人誰能知有玉

溪亭哉是則非但爲亭之不幸抑爲諸君羞之諸君勉乎哉瀚鏞君嘗於乙未變後舉義討賊遂遇佳山水輒止曰可以讀吾書也既作亭喜得其所觀其志蓋非不務實者也

五秀齋記

凡事貴乎實世之額於楮而爲往來觀瞻之美者類風雲月露誇張浮靡之冷話陳迹而無真實淳古之味噫只茲一著亦可見滔滔之惟外是循而務實者之不多有也咸平治東數里有山曰五秀龍川縈迴大野平舖縣人徐生詰淳居焉孝友爲政養兼志物

服喪而孺子泣外除而哀不衰以至御家接物賙窮
恤族無一言之不實無一事之不實嘗謂此山乃吾
父母體魄攸託不可無晨夕瞻依之地也就其下構
數椽茅茨爲終老計凡風烟水月之呈態供妍何限
其義而只因在名山者記其實也兀然終日衣帶而
坐書史自娛教子課孫萬念泊然若遺外世事者又
非實於中而形於外者不能豈不誠賢矣乎後之相
承而居是齋者其夙興夜處罔或不虔紹述闡繹而
張大之哉

梁孝子旋間記

此咸陽熊谷烏頭赤脚儼臨道左爲往來人士所指
點躡蹻而感發其油然而之孝思者故 贈童蒙教官
梁公鍾福之間也謹按公字四王其先南原人家世
爲儒性根惟孝服習詩禮克遵義方致力耕稼備供
甘旨蓋非一日一時而非養親之誠也亦無一事一
物而非順親之心也至若雪中虬蛇效難醫之祟毀
傷肢體回將盡之命則乎感之不可掩也又如此生
以 純祖辛酉享年七十七而考終於 當守丁丑
越十五年壬辰特蒙 馳旌之典仁者之必得壽與
名尤可信也噫仁人孝子修身飭行豈容或知於當

時與後世而為哉特因其性分之本然而不待勉強耳為其脚下者只以公當日之心為心而不止循名驚外之歸則其庶幾乎請記者嗣孫柱七其名

龜溪亭記

洞名龜石溪號白雲亭於其間而曰龜溪者記其實也木脫枅鋸土脫枅鏤不暇致飾山水為藩籬雲霧為屏障昭其儉也碧城西三十里劍峯之下多寶之西樹木蒼蔚泉石鮮潔天藏地秘信其為隱君子所盤旋以屬於遐陬貴游車馬所未能及洞主龜溪翁始闢而新之逸其人因其地乃棟乃宇作我攸居不

崇朝而功告訖每雨收風止烟霞鮮澄翁輒角巾野服挈子弟命賓友歌考槃之詩賡反招之章觴咏自適於水聲山色中不知世間得喪榮辱之為何事者誠達人之高尚而非區區賤丈夫所可彷彿其藩墻也然有名斯有義龜是四靈之一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溪乃不息之物源源滾滾罔間晝夜愚未知翁之為果不取人知而取為可知也歟抑壹鬱胸中而銜玉自售也歟又未知平日用工無虛假無間斷接續如一日否由前則捨爾靈龜觀我朶頤不可不慎由後則朝悔其行暮已復然亦所當念是乃愚與翁之

尤嘗致力處也請以是為之記

難窩記

客有過主人而詰者曰聖人設教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沮人之進不易不難道在其中苟如子言不幾其逡巡畏劫而怠於為善主人曰坐吾明語子夫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其發於知覺思慮之間者有人道上下之分而見於動靜作為之際者自不無誠偽難易之別蓋耳目口鼻血肉皮膚是有生稟賦後各得底物事故謂之人仁義禮智愛敬忠信是古今天下眾所公共底道理故謂之道

然一是有形之物也故易見而易知一是有形之理也故難見而難知易見易知則得失利害切近緊急而易於流蕩難見難知則是非存亡冠履遠緩歇而難以致力故所易者非一而莫易於從惡所難者非一而莫難於從善然則其用功也當如之何於其易者致難之之工而加省察克治之功於其難者致易之之力而無玩愒越趨之為則凡氣機物欲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不得以為吾之病而所謂良心太極之本然全體昭晷呈露而無難於見知之患矣吾所以為之者蓋將由至難入於無難而不止

爲口耳四寸之資而已子何病焉客唯然而退青城
予聞而壯之遂叙其問答如右主人爲誰錦城吳繼
洙也

潁陽齋記

咸平郡東距三十里有村曰牟坪即古之邑基也箕
山潁水雲谷紫陽環抱于前後相望之地尹君相龍
生於長於又將老於斯矣早業功令無命不得售頃
自多難以來益無世念杜門息交詠箕山之歌讀紫
陽之書爲獨善其身之計噫儘可謂五十而知非者
矣遂以潁陽扁其齋請余記一言以備觀省之資山

水景物之勝余未之見不可以警者評畫無已則有
一說焉夫箕山潁水得許由而著名雲谷紫陽因朱
子而破荒苟非許由之隱朱子之居則彼皆不過一
尋常泓淨也林壑也鳥可以傳幾萬里外幾千年後
也然則人傑固有賴乎地靈而地之顯晦亦未必不
在於人也審矣今咸之潁水紫陽僻在一隅而猶爲
邦人之所稱誦者豈但爲流峙觀玩之美而已哉特
以其地名之與彼相符耳地名若是其已顯而人之
居是緇者或悠悠泛泛志業無成至沒世名不稱焉
則其必有愧於勝地者多矣是則豈非主人之所當

百倍自勉者乎顧今洪流稽天政詩人所謂載胥及溺之日也許由之事邀乎無徵而至若朱子之學則大而天高海濶細而蠶絲牛毛似非後生末學所可容易跂及然苟能用力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以明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昕夕講窮慤慤不已則其於德業不患無成而為朱子徒也優矣夫然後穎陽之號可傳悠久而地亦為之有光矣主人能庶幾乎斯語

蘭谷記

宗君聖源字國賢居湖南之茂長力田自給而無富

名績文應舉而無科名行敦孝友而無顯名然鄉黨稱之無異辭者蓋亦三無之使然余家漢北風馬牛不相及洎其南遷而有譜牒編摩之役則君輒不遠數百里惠然肯來樂與幫助其先自麗朝密城君為中祖壬辰之役以忠義著者四五人其行也內積忠質外實退然真世俗之所鮮觀者也為其居室之扁以蘭谷也徵余為記噫物我一理人能命物而物不能命人故後凋如松栢清秀如梅竹而人之性相近者多取焉然人情反復而無常物性天然而一定以人自况雖則云然以物自觀何賴於人且夫蘭在空

谷與衆卉無甚別也而以至微之物得至著之名者
爲其馨香遠播上可以享神明下足以辟臭穢理自
完具無待假借也然則子之取義誠高矣矣矣而視
履考祥能其旋元吉無愧於與蘭相配之本實也歟
曰東國無真蘭抑有似蘭者此乃博物者名言今以
有用之材擯於無用之地謂之真人誰肯信謂之假
又誰辨焉吾將處於真假之間而待後世之歧伯而
已余聞而黷之遂記其問答如右

